

看第十四卷第一期成大醫學中心通訊

黃崑巖/國家衛生研究院

這一期的通訊有好幾篇有關Center for Faculty Development (CFD) 引起我好奇心的文章，因而用了比平常稍多的時間翻了它一番。也是因為CFD是我在2001年評鑑完了四所醫學院之後，有鑑於台灣醫學教育機關皆有必須改進的共同缺失，而由本人倡導的對策之一。但我腦中的CFD的目的及內容與這期通訊裡的大多數大作稍有出入，所以執筆撰寫這篇文章供成大新舊同事參考。但首先祈望成大的師生諸友徹底了解的是，我們的醫學評鑑雖是外國的話病成了導火線，評鑑制度在此刻建立完全是“項莊舞劍意在沛公”。改進的目標是鎖定在國內的教育，不是迎合老外的批判改進國際形象，我們是利用別人批評的玄機，做自己的改善而已。

1. CFD的需要，是基於訪視小組檢閱學校提供擺設的資料，包括學生的刊物，加上和師生面談，以及實地旁聽教學的結果獲得的結論。這結論是認為我們要學生這樣，要學生那樣，如果教他們的是與過去同樣的一批老師，教育興革是會落空的。而對學生也不公平，因為老師不提昇，我們無法要求學生提昇。所以老師要在各方面繼續成長，能跟時代前進，才能永續地走在學生前面直到退休。走在“前面”不能只指醫術的技術面，更重要的是要能激發學生思索，也學做人。這其實也是教育改革的焦點，但在國內近年推行的教育改革完全被忽略掉了。

2. 所以CFD可以說是“老師的繼續教育中心”。臨床醫師早有所謂“Continuing education”，即“繼續教育”之制度，所以老師來一個繼續教育中心其實也無傷大雅，不是嗎？

但CFD的再教育是全面性的：做人、國際語言、教學技巧、研究態度、創造力的養成等等。如果學校不設定一個提升老師受繼續教育的制度，久之，人的墮性會使很多人失去自求學習，改善自己的動力。國外的大學常設有這種Center的用意就是在此。我第一次在喬大擔任助理教授，資深的教授就跟我說過，一個教授一站到講台上，任何人，包括校方都管不了他怎麼教學生，或會說什麼話。在這種情形下，CFD這種組織至少能訂出或訓練出老師的最低標準，才能保證老師所教的不會走樣或與學校的辦學目標背道而馳。這種事當我還在成大時曾經發生過。CFD一旦推行，向上提昇的風氣會在校裡傳開。我曾經和宋瑞樓教授開玩笑說：宋教授，你不要一直罵現在的學生不行。他們不行是因為我們這一代老師沒教好他/她們。而我們沒把他/她們教好，是因為你沒把我們教好！老師為人師表，一輩子應有全面提昇自己的習性，才能樹立活到老學到老的榜標，CFD的目標在此。莊子曰：人生也有涯，知也無涯，以有涯逐無涯，必也殆矣。Hippocrates則說：Life is short, Art is

long。我們不懂或不會的事才多了！我做老師也不想裝懂。

3. 這期的醫訊，除了兩篇文章輕描淡寫地言及老師自習的自我成長的需要，以及教學技巧必須改善，以外的文章，清一色的只顧及研究與寫論文，把CFD的本意與目標似乎狹窄化了(skewed)。解決問題時如果捉錯了要害，拿出來的對策會解決不了問題，要做到這一點，對大學教授以及大學的本質，也必須澈底釐清。(編者按：茲因本期所談的主題是教師發展之研究部分。)

4. 據張峰銘教授贈送給我的Pelikan著，名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一本書以及另有哈佛一位院長Rosovsky著的The University，做研究是大學教授的天職。教授的兩大職責是教育下一代，並開發新知，求造福社會與全人類。要注意的是既然有大學部學生，成大就得教育下一代的知識份子，責無旁貸。成大只能強調教授做研究的重要性，但依上述兩本書的定義與共識，成大，或任何台灣的大學，沒有一所是純粹的研究大學。其實Rosovsky認為，全美國只有一所真正的研究大學，那就是Rockefeller University，這所學校沒有大學部學生。其他自稱研究性的大學統統只夠稱是“注重研究”的高等學府。

台灣的醫學院老師也不能忘掉一個現實的問題：美國的醫學生不是大

學部學生，他們是已受過大學教育的學士。台灣的醫學系學生卻是高中畢業生，教育這些學生與教育美國醫學系學生的意義迥然不同。搞錯這一點，儘管傳授專業知識，會攸關下一代國人的健康與生命，老師對這一點的認知極其重要。

5. 台北醫學大學及中國醫藥學院已訂下組織CFD的規章。醫教會希望在數月內，將經高教司要求所有國內的醫學院分別提出具體的CFD計劃、目標、做法以及評估成效的辦法，開始推行老師的自我提昇。

我知道這工作不容易，而且各校的想法不一，但我們非踏出第一步不可。推薦書籍，開讀書會、辯論會，訓練外語寫作，閱讀歷史，如何教學生把知識和生活連在一起等等。可以做的事很多，各學校皆可自行發揮，但要有一些評估的方法。目的不外乎是擴大知識份子的視野。另外，護理教育也得要有有效的評鑑，因為我們不能讓醫護人員頻頻打錯藥、醫師亂放藥，以及讓駭人聽聞的意外繼續演出下去。卻視而不睹，只等消息從媒體消聲。我也要特別、做一誠懇的建言：外國來的客人，不管是學生或教授，丟給我們的許多“讚詞”，只能做參考。他們/她們在台期間通常難免被當客人招待，外文叫“wined and dined”。我們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的洞察力(insight)來自省，它是最可靠的評估。